聖宋名賢四六叢珠

聖宋名賢四六叢珠卷之五十四

賀啓　建安葉蕡子實編

提舉

總説　國朝熙寧二年量逐路錢物多少選官分詣提舉九年府界提舉倉專差官一員更不令司農寺丞兼領

全篇　再命而傳仍塵次對之聯同官爲僚遠辱移書之貺

四六　過勤禎把誦積競慚伏惟　某官宏才軼群精知燭物外臺崇峻多儀之賓客之賢閥輝華繼孟博澄清之志六轡絓駿於衡獄千倉分時於湖湘閤散盈虛小試當強之略論思獻納即歸嚴近之班某遯阻風期切深景慕束緼還婦寶繫侯借之

弘分燈照鄰永佩周旋之好

一節馳驅將卜尋盟之日扁至止已傳畢戍之期方慙駕驥之

註馳乃顏燕鴻之相避未能修縞紵之好惟恐聞驪駒之声共

惟其官參術得乎本源政事先於儒雅人甬人甬乡經鎔範之

餘礼云礼云未論討論之懿爰賦皇華之什未修乎準之書道

常運而流行政令成而歸報宜登盡綴近告遠猷其托契最深

從游未久楓宸待問偕小陸以同升槐市談經得呵戎而共語

回首修門之別傾心防閤之瞻肯為留行固將問政異時桑梓

曾所得之幾何後夜鮮晤雖以闊而不已尚思尺牘聊述冊誠

擁使節之光華登車攬轡　食儲歛散之權所以施仁政
董義倉之散歛富國安民　山海高通之制所以揔邦財
摘山興利擅古今富國之權　虞衡屬禁非徒富國以理財
振廩濟時斡平準便民之柄　商旅阜通是謂裕民而三政
視歲豐凶量多寡以制入　周家安危之地　眷惟厥鹵之權
與物消息俾有無以懋遷　晋室郇瑕之邦　實尤大農之政
實粟九年　謹開闔以時歛散　利權周悉　兼總制於兩司
積雪万里　均利澤以通有無　使節光華　用澄清於一路
畫繡之光華　惟茲常平蠲役之法　亦惟鹽梅　奉詔九重
軺車之風采　實爲裕農厚下之原　國之柱石　持節一路

惟斂散之重權 詔述已臻於極晷 登車攬轡 豐足之原
伊順豐之成憲 奉行在要於得人 摘山煑海 變通之略
晏巽之功 惟山海懋遷之利 必得疏通愷悌之人 立平糴
管蕭之拜 實朝廷開闔之原 惟行補助斂散之法 推饒若
煑摘良規 多多益辦 漢官平準 通懋遷有無之化
阜通厚利 源源而來 周政阜通 操開闔散斂之權
權盈虛斂散之益 澄清之計 曼瞻臺範 權內好之重輕錢
經本末源流之序 平準之司 冀望優恭 制我餉之筆鼓鹽
風猷卓邁 奉公謹罰不惟懲宿弊之侵牟 平須賦斂
器業恢宏 富國生財將以佐中興之調度 直指宣威

攬澄清之轡而尉很之路益空　幹山海以足國財出嗟可辦
校紅腐之粟而鼠雀之輩幾尽　省風俗而遵王志寬厚有餘
我車之載馳載驅遠被光華之遺　六轡既均君固有禮樂之廷
甘棠之勿翦勿伐將聞蔽芾之歌　二節以表公肯為嶺海之留
惟當守于今責實以考能　雖曉名之司益優其選　四牧光華
故建官乖常重內以輕外　然簪笏之論未修所期　十州震動
豈將挽澄於封部　克湯用心俻敢忘於先具　昨召對於漢廷
庶幾表率於搢紳　漢唐故事制皆重於常平　亟總司於閫慶
豈待一封而乘傳　衣冠屬意以知歸　號令一新於江左
果馳駟馬以登車　民吏望風而相慶　貨財行贍於邦中

常平所以阜民財　漢司農建議於孝宣之也　扁茲大有之年
免役所以紓民力　我國家廣倉於景德之中　寄以常平之政
足國裕民者知幾年　萬口推呼曰徯輶車之至
分漕遣使者凡數路　千倉紅腐佇覩漢氏之蘇

提舶

四六　全篇分虎符於南服方愧四崇繁足於西風取期軫記仰
正謙光之盛遇爲貴餝之勤恭惟　某官德宇宏深性天
渾厚季術河南之夫子声名北斗之文公自結簡知屢更煩使
惟國家之富庶資商賈之懋遷聚天下之貨而市以日中致遠

梯山航海 貨殖之多 富國富民 比奉宸恩 未琛盡
召節追鋒 風声之聳 足食足兵 即 舶市 際風雲
使華 星軺 星臨 美課 榮膺紫渥 屬中都疏用度之源
蠻舶 海舶 山積 寵褒 寵耀皇華 俾外府幹貿遷之利
斗酒以獻者將滿於途 矧嶺表去中州而遠
梯航而至者歆藏於市 惟司舶有南庫之名
馬節使嘗薰其使延新作饗軍之當 金具綺劇咸萃其中
孔條酒歆示其情遂首罷闘貨之燕 珠玉象犀不勝其數
接月卿之鳴珮夙展高踪 旌軺罪至 仰正先朝之洪摹
挂海國之飛檣肇分直指 原隰埴光 取諸外域之瑰產

人之格而航來海内權彼輕重鑒其盈虛久藉通財克承重寄
哉流地上已聞奏課之優詔下日 迺行見賜環之命式揚素蘊
仰近清光其監簿帥藩遠叨卿蔭禾馳誠於一界光拜既於朋
識闡合石之英辭槩然溢目誅瓔瑶之厚報之此胡顏简序尚
深使臺多暇
蠻夷底貢已聞來獻其珍 六合之外獻琛為倍於曾周
商賈如歸莫不頌臧於市 北斗以南聚舶蓋均於閩越
矧茲瀕海之邦 必能懋廷有然 舶艫雲集 重譯致珠俗
時乃華珍之地 斯可阜通財貨 寶具星陳 修德來遠人
風帆浪舶 夷賣蠻琛 以公清為絜己之方 以仁義為玄帝之本

年紀載登於元祐　在今日尤重此選
使華增建於溫陵　屈我公持為是行
遠致番商萬里泛鯨波之舶　蠻夷八九之通姑量收於歲息
入輸京藏百物萃雞林之珍　聖賢千一之遇迺佇起進於辰猷

茶馬

全篇帝念榷牧擢華省之望即戢在清華加內朝之延閣

四六　訓辭甚寵春倚益隆竊以法始於前代而密於近年効見
於本朝而盛於今日既取民利以寬民力又發其餘以虜資備
能事舉而政修可使兵強而國富公來何晚衆謂消時恭惟

某官才宜六卿名滿九牧豈止從容於臺閣固常謀議於廟堂
不遂將從秉於中乃使乘使軺於外惟試之祥者盡歆大用而
知之深者特覬遠猷僅取三千足而足顧孳廣利之可笑止增
百万緡以獻若陸師聞其何功必思利害之相權即掩古今而
專美坐臻滋殖誰肯代圈以避其征盡致駿良馬有數皮而歸
其直迄登休績亟列近班某屨在部封行奉條教當備執驅之
校無從會期更繼思賦之詩載形歌訟
顯膺隆指改異盛權惟權牧之司不輕其予必要近之老式重
所居供惟　某官道孳通明性姿情厚早登横㮛之峻宜直上
以干霄俄陛卿寺之華忽科飛而遠使抑六月之少息終三事

之是求其自弃昌特分安寂境桃源路断但空記於落花蓬島

劳田悦已遥於溺水雖君子之處固皆見矣因畸人之涯昳竊

有感焉

荣升計府　茗旗将擷於群秀之中有遺味矣　講稽山之利

申蒞茗司　驥窘行空於万宝之外無留良焉　得充包之良

百吏其惟於大手　必著宏硯　陝蜀万里　歙人資楯名之功

两川将至於息肩　求驅宿弊　茶馬兩司　行地用騧駒之力

羈華期火已知利孔之開　千綱載路　土宜分摧課之征

駿骨生郊偏奋國威之重　四種殊毛　地額有阜番之跋

必資經濟之才　非蜀盡利國強兵之衍　利盡摘山之討

共譜富強之計　又能中折衝却敵之謀　蔚成富國之功
總天庾之雲屯　三朝選使常冠於地司　協和種彪　軍容
助皇師之電擊　萬里提封悉歸於餘照　貿易無擁　國用

提泉

四六　全篇伏審入條婉畫上契清衷帝寵方新光寓閣書之直
使名加大全提保貨之封有識相趋不謀同慶供惟
某官英姿挺出逸韻雄成搗華有寒芒正色之垂游刃見錯節
盤根之解參陪於九列施出令於三官圜府歲輸金布充於
都內鹽室夜對智略湊於上前果陞六閣之聯獨總九路之貨

蓋元豐始尉於兩使而景祐實總於一臺戢遂而高既示衆賢
之遲任專以重更彰復古之模卓爲從崇之階即有追繹之趣
某猥當共理遝借餘休惟頌嘆之方勤顧揆裁之咠既
法謹圜方遠究五銖之用 芝綸錫命寵分九踣之權
術先斂散遐知七福之與 寶閣陞華崇被一時之選
寶非地愛品尊夏貢之三金 管便以監英而強諸侯
貨若泉流法被周官之九府 建元置鐵官而佐常賦
資奬致權於子母 聖人所寄 國用所先 知株禾之奇贏
恩咸方被於靈徭 子母相權 軍儲攸賴 歛公私而兩便
歛振頹綱飛絲綸之詔於九重 財用之源 肅將指使

常求能吏　總治鑄之權於十路　貨泉之本　遍歷部封
庶幾良治　九府貨泉之柄　曩時地產之富饒　多多益辦
黽勉重規　五金利入之泉　近歲官礦而隳廢　蹇蹇匪躬
致水衡無贖庫之積　推厚下之誠務寬民之力　款因任以艱鉅
而山澤有龍斷之私　廣理財之道深究本之源　遂責成於試可
圖回無競之休功　講求與賦之化居　曉治鑄之法
懋見中興之大業　興役戒金之利用　嘗州縣之勞
三江奧壤簡聖意以方深　果陞六閣之聯　崇司圜法
九府利源籍能明而有賴　爾總九路之貨　北奉詔條
名山大川不秘所藏之寶　有輔贊彌縫之理　特奉綸恩

群司庶府頓銷嗜利之姦 知源流本末之因 就熏泉政
繡衣盡斧常將命於四方、號令一新於万里 春此山川之宝
阜柿开籌逐流錢於九路 咸權更重於三司 實惟財賦之淵
論命初領蹙朝端而歸董 出持陶治之權 尽南東之沃壤
宏才素辦覔邦計之如流 孟遜澄清之志 靖寧剛之洪鈞
埒闠財用之豐餘 周室制嚴掌具存於几府 畀歷要塗
益厚晁琉之顧盻 漢家崇豪鑄獨在於三官 先膺妙簡
景祐始專於一使 列朝班而將使指式現富國之經
元豐分設於兩司 持從秉而贊室献嗣献得賢之訟
官聯豈限於常員 佐夫農之耽綍著於頭廧

使務式頌於并總領數路之權益隆於雅望

總領

全篇伏審分畋地官峙粮天几霄覌象使星即宿之交輝

四六

十道披圖江表淮壖之並總選除甚重倚信可知供惟
某官秀粹而才雄氣和而節幼棲遲遠郡如鴻鵠之処陰凌屬
周行若甞鴻之漸陸屬嚴助厭承明之直顧諮昌高手耀之才
爰轄小銓往臨近甸授田中率既首應於褒書攻續及期更誕
頒於寵命內幹左曹之賦外司中盟之儲錦帳過都諒膺畫棨
繡衣參置寧嘆夜行方將宣渦口之域何止實閩中之衆某某熟

誼声於士論於政術於官塗惟令堂治之所臨実許拔官之先
賭王人在諸侯之上行覗夕儀談士輕万户之封幸符夙志其
爲閭憚赤楊數云伏審榮拜恩書膺尚書郎之高選肅将使指
總率天下之觚貨郵音四傳只頌交慶共性求官外全純実中
員敏明籍甚名声蚤試大農之政逞之礼樂使資費外計之功聿
覌地上之錢流果見囊中之穎之脱珠宮具關聯輝列之間王
部繡衣序鉄諸侯之上迂疑丕績益展壯圖
掌万民之版籍百被疇咨　木牛流馬相飛輓之靡劳
斡六路之貨財茂膺臨遣　贄𣀮鳴鳶卒奮楊而自厲
養茲元師　聚金穀者不過六十州　自非轉輸之有術

控被上流　屯貔貅者不慮百万計　孰能供億之不窮
遴選老成　祇奉宸衷　方上計臺之最　顯膺論制
揔持要領　總司國計　俄分服使之權　峻陟總臺
統綏六路　聚金穀錢一百州咄嗟可以必辦　就司府計
制夆百城　屯貔貅數十万衆餽餉為之有餘　出領軍儲
率六路之賦而歸乎有司　總禁屯之餽餉　驅馳使指
會九年之儲而按其大數　肅使旨之澄清　整肅兵營

長使

總說　秦漢边郡有長史魏晋而下諸州皆有別駕治中北齊入命

七命六命州刺史及隋九等州皆有長史後有改為別駕惟都督府則置長史唐改雍州別駕曰長史永徽改州別駕皆曰長史大督都府長史如故唐裴懷古姪如晦張柬之陸象先高儉姚崇賈敦頤李勣蘇環魏元忠張加正李乾牟朱桃椎等並為之

故事 晉祖沖溫之弟也為刺史命處士劉驎之為長史驎之不肯屈親往迎禮甚厚 唐則天求宰相狄仁傑曰荊州長史張柬之其人雖老真宰相才也 崔敬嗣為房州刺史中宗為廬陵王安致在州官吏多無禮獨敬嗣以親賢待之供給豐贍中宗深德之及登位有益州長史崔敬嗣既同姓名每進擬

御筆超拜若敎四後引典語方知誤寵訪敬嗣己卒乃授其子
注官孔依流爲晉安王長史南陵太守别勑尋行南徐州事休
源累佐名藩王深相倚仗常於齋中别施一榻云此是孔長史
坐人莫預焉　崔神慶則天時擢拜并州長史因曰并州朕之
枌榆又有軍馬比日簡擇無如卿者前後長史皆從尚書爲之
以其委重所以授卿也則天爲按　圖擇日而遣之張仁愿中
宗時檢校洛州長史之時邵城毅賁竊盜比比旅仁愿一切皆獲
杖殺之積屍府遠近震慴高宗時賈敦順爲洛州刺史亦有政
績與仁愿皆爲一時之最故時人語曰洛州前賈後張可敵京
兆三王蘇瓌字昌容遷楊州大都督府長史楊州地當衝地多

富商大賈珠翠珍怪之產尉長史張潜于辨幾皆致貲數萬唯懷捉身而去　李皋字子簡為温州長史無幾攝行州事歲歉有官粟數十萬斛皋欲行賑救掾史叩頭乞候上旨皋曰天人日不再食當死安暇禀命若殺我一身活、數千命利莫大焉於是開倉盡散之以擅貸之罪飛章自劾上加之李德為灵州大都督府長史境內有光祿渠廢塞歲久欲起屯田以代轉輸德復開決舊渠溉田千餘頃至今賴之

別駕

總說漢司隸校尉有別駕從事校尉一人行部則奉引主錄衆事以其別乘傳車故曰別駕應劭漢官儀元帝特丞相于

定國條州大小為設吏員治中別駕諸部從事秩皆百石刺史
六條四州別駕見部刺史持版拜判史亦荅拜　晉職官志州
置別駕治中從事隋雍州刺置牧屬官有別駕開皇二年改別
駕贊務以為長史司馬　唐職官志正觀二十三年改別駕為
長史永淳元年置州別駕　唐武德元年改丞曰別駕十年改
雍州別駕為長史高宗即位改別駕皆為長史上元一年諸州
復置別駕以諸生子為之永隆元年省永淳元年復置景雲二
年始參用庶姓

故事　前漢意霸為楊州刺史三歲宣帝詔賜車蓋特高一丈別
駕主簿車緹油屏泥於軾前以彰有德　後漢周景為豫

州行部辟陳蕃為別駕蕃不就題別駕輿曰陳仲舉坐不復更辟蕃惶懼起就職　李膺自蜀使至都武帝悅之謂曰今李膺何如昔對曰今勝昔問其事曰昔日事桓靈之主今逢堯舜之君帝加其對以如意擊席久之乃為益州別駕　管輅別傳趙孔曜言於冀州刺史裴徽即檄召輅相見清論終日不覺疲倦天時大熱移床在亭前樹下乃至雞鳴向晨然後出自爾沒引輅為別駕　蜀龐字士元劉修為荊州以士元為耒陽令任縣不治免官吳將魯肅遺先主書曰龐士元非百里才也使處治中別駕之任始足以展其驥足諸葛亮亦言之於先主先主見其善談大器之以為治中從事　晉王祥性至孝徐州刺史呂

虔檄為別駕祥年垂耳順固辭不受覽勸之為具車牛祥乃
應召虔委以州事于時寇盜充斥祥率勵兵士頻討破之州界
清争政化大行時人歌曰海沂之康賴王祥邦国不空別駕之
功　呂虔有佩刀工相之以為必登三公可服此刀虔語別駕
王祥曰苟非其人刀或為害卿有公輔之量故以相與祥固辭
強之乃受祥死之日以刀授弟覽曰汝後必興足稱此刀覽後
亦世多賢興於江左矣　江氏家傳統字應元大傳東海王顏
州牧請居別駕與老書曰昔子師作豫州未下車辟荀文君孔
文舉貴州人士有堪此求者否君舉高手郗道徽為貧良陳留
阮為直言濟北城方叔為方正皆於時選為允顏和別傳顏球

時為楊州別駕顧榮謂球曰卿速步君孝如是超鄉矣和字君孝三丞相教曰治中張嶷在朝忠亮可補別駕　叓亭集晉郭遜書曰別駕舊子刺史別乘同承　流宣化於方里者其任君刺史之半安可非其人羅含別傳含字君章桓温臨州轉別駕乃於西城池小州上立茅屋伐木為牀織草為蓆桓公嘗集寮屬以解守諠擾問羅往向如人時有啓可判楚之才劉士傳孔恂字巨卿為別駕從事刺固懋歎去別駕車屏星孔恂曰使君毀國舊制此不可駕別可去屏星不可省乃設傳云刺史遣謝之乃止張軌為秦州別駕有能名將入朝父老咸揮涕曰別駕在官水火不與百姓交是以不敢盃酒相送公清如水請酌一

拯水奉餞執受歡之正元中宰相齊抗奏減冗員罷諸州別駕其在京有司當入別駕者多處之朝列元和已來西河用兵偏裨在朝紫綬填擁久次當進及受代閑居者常數千人趣中書及宰相私第摩肩候謁繁於辭語及當處厚秉政復奏置六雄十望十緊三十四州別駕以處之清流不雜朝政清肅

後漢周景為豫州刺史辟陳蕃為別駕從事蕃以處諫諍不合投傳而去注傳符也

治中從事

總說 漢制治從事史一人居中治事主衆曹文字 應劭漢官

儀司隸功曹從事即治中也

故事

魏志審配少忠烈慷慨有不可犯之節袁紹領冀州委配腹心之任以為治中別駕　車胤為桓溫治中有會溫轍云無車公不樂晉書唐彬檄為治中別駕忠肅公亮正救違闕盡規誨以納言不顯諫以彰主當朝正色焉

司馬

北齊及隋九等州皆有司馬開皇中改雍州贊治為司馬

總說

唐改郡為州各置治中一人其都督府則置司馬　永徽中改治中為司馬大定中東都北都雍荊揚益州置左右司馬

煬統字公權李泌字長源帝安右李元統董晉白居易柳子厚等皆為之

郡丞

按職貟令别駕掌紀綱職務通判州軍應劭漢官儀云景

總說

劳改郡守為太守置丞東觀漢記之趙温為京兆郡丞歎曰大丈夫當為雄飛安能雌伏遂棄官而去華嶠後漢書曰譚上疏言事出為六安太守丞意忽忽不樂到丞之稱息此晉有長史治中隋開皇中改治中為贊治則贊治之名自此也周礼有王之倅車倅乃副車之以通判為倅者謂太守之副前漢百官志郡丞秦官也應劭曰景帝置郡丞黄綬武帝元符六年改名長忠

故事

黃霸為穎川太守長史許丞老病聾督郵曰欲逐之霸曰許丞廉吏雖老尚能拜起送迎正頗重聽何傷且善助之無失賢者意黃霸為人明察內敏又習文治為丞處議當於法合太守甚任之吏民愛敬焉　鍾玩良吏傳顧擁為曲阿上虞令皆有重名孫權為會稽手不之郡以雍為丞行郡事每斷獄和顏色常云有為公法何為私耶隋書張須陀為齊郡丞屬歲飢須陀將開倉賑給官屬咸曰待詔勅不可擅予須陀曰吾若以此獲罪死無所恨先開倉而後上狀帝知之而不責

四六

全篇伏審祗承休命崇貳雄藩首善京師風先壁水同流王化表駕屏星凡託帡幪舉增抃蹈共惟　某官傑才挺

華清德照人撐腸之卷五千優游自得插架之軸二方細大不捐積窮李問之淵源自立文章之機杼置身華貫掌教成均歌菁莪以育人材豈鼎任以養賢者李白紫花之論流洛人間韓翃御柳之詩傳聞天上迺膺親擢進沐殊恩從事治中見稱半刺聖主重外煩倅六條好試題輿不容溫席居之無幾暫遠城南尺五之天進也未失將到蓬萊万丈之地某質顓性室才散慮踈分隋大史牛馬走之塵濫登元和龍虎榜之列初不聞於吏事顧繆綰於縣章乞補二十功及書初考一到而純固忌惡中再鼓必衰何以善後乃庚徵贓之有托會逢賢德鼎來仰止架瘴羅然自喜何其幸也將校宿務於公堂又有甚焉敢借餘

波於君地　公朝重外聖主憂民轂樞府之要津貳海濱之遠
郡先声所被閫境交權伏惟　某官學術深醇文詞典麗詩書
傳笄巧高翰苑之風華騫連芳継擢特科之貴横経李省提槧
道山丞器業以加修養聲名而益廣頃時方右武徒誇述作之
工雖地咬本兵猶滞編摩之職請當迅用更比外遷諒無煖席之
安即被賜環之寵某榮同鮮禍追類箴糠從伯營之游幸朝薦
之接武申子孫之契喜别乘以同寮將蒙頼於剸裁度偷安於
嘯節米鹽不給老子之興無多風月何殊賢者之樂有恃其爲
祈幸准具發陳
乞别乘於名城　龐士元之展驥如今其才　貳藩條

賛六條之昔治　陳中峯之題輿識艱其選　齊宸誥
吏民深賴於拊循　鵬程　千里　紫詔飛恩侍諸老先生之重
政事悉資於開決　驥足　六條　黃堂貳政膺治中從事之榮
始倅貳於群府　山川改覌　千里題輿寄久屏星之寫
已喧騰於朝望　風月平分　九重側席將促近北辰之居
求惜皂蓋丞宣雖寄於專城　暫淹持索之榮　飛恩王殿
泥軾緹屏開決是繫於別駕　茂對題輿之寵　半刺金城
當峯眷降欵共濟中興之峯　望重題輿試展夷途之驥足
題輿望重始試覌問決之能　眷寵當宁行陪禁掖之鴛行
即見題輿之峯　賛美政於中和　中飛一札　暫淹宸驥之馳

遠追康海之功　試長才於閫决　外贊六條　終副佩刀之贈

入聯棘寺法推廷尉之手　雲外鳳書光被九重之物　溫長材

出二宗郊政持刺史之半　湖陰泥軾榮分半刺之權　淹半刺

姞籍盛名暫題與於方面　制出中宸通虎符而其守　列乘

惟楊茂續終持藁放禁苑　權店半刺展驥足以施淹　雄藩

芝織流羅榮曆別乘之除　刺吏題與慰俯一折之望　半刺

泥軾臨氏受貳价藩之重　侍臣持棠行部三襟之榮　大藩

別駕辟於陳藩暫屈雲霄之步　題仲舉之座方著於令名

宣室思於賈誼佇承雨露之恩　賜建武之書即膺於徵召

疏榮宸檢　治優贊於循良　假符刺舉實端表於郡寮

閫決藩條　攷無資於閫決　贊戎藩宣邇同流於王化

預慶偏州之蒙福　肯從別乘无頻題佇奉之輿

成旅半刺之得賢　使處治中佇見展士元之驥

諸司屬官

四六　全篇參議空冀北之野昔知人物之英佐湖南之軍今喜

風猷之近辱書洗及佩風意惟深伏惟　其官以淳茂之資

富通明之學持心近厚蔚開平讞之風正已不求雅有安恬之

樂惟蕭湘之都會控江漢之上流溪山阻深户口繁夥雖民安

俗阜以資元師之得人然川泳雲飛亦賴嘉賓之贊畫是煩老

目德未慰輿情諒坐席之未温即鋒車之趣駕禁省惟亡補退
切自修好語見貽知見斷金之義從遊在即更歌伐木之詩倘
久要之不忘尚疇昔之可恃
撫幹竹符假守一麾方愧於備賢蓬慎高覽千里不忘於崇副
過勤先睨深愧後酬　其官治世宏財清朝偉器胥襟豁爾氣
宇浩然政事群明声華籍甚踐更漫久委寄弥隆況太府都督
之司方資協贊應屬縣按臨之地正顏庇麻佇看茂實之騰即
奮華途之峻某素欽德音夙仰風裁睦睦芝眉未遂一時之快
駸駸河潤尚期九里之餘波
檢法假守郡章方慚非據詳刑憲幕適獲所依顧珠玉之蓋含

毓山川之輝媚一某官珪璋時器杞梓良林楷秀儒林既夙登
於虎謗馳声士路嘗山試於牛刀吏議最優薦章交辟尚阻席
前之對未司柱後之文孝婦虞冤豈但著于公之德使者受教
又将楊雋子之風行揖褒加即躋显要某聞名有日覩面未辰
望十舍之遥持披雲露佩雙魚之賜求秘中箱提幹假守州麾
愧庸虛之非據養高憲慕五十賢德之可親遠厚識題仰欽讌
眷共惟某官天姿英發地望高華贊治外臺政資於婉畫騰身
要路将奮於亨衢其夙同情現行覘懿躅署途引領尚睎西舍
之遥實所承顔期快一朝之覩
中蹤華渥叅議士林交歸　佐方伯而領諸侯暫訏婉畫

外賢雄藩　師間增重　媢天子而維吉士佇待禁塗
盈奉宸俞　茲膺簡迪之求　庚公之在幕府寔為王儉之光
密忝師畫　未助撫綏之政　昌黎之從壁書姑以中立之重
疏恩外閫　密忝籌畫之奇　尚淹特望　以優遊帷幄之中
杭巒修塗行遂瞻衣之幸　未贊師藩　略期會簿書之事
肅奉宸恩謝並參疏榮中宸漕屬輗粟飛芻聊贊木牛之運
榮忝師略　忝畫外臺　懷鉛握槧即倍金馬之遊
光膺宸寵　外臺忝畫雖未究於設施　入奉帝俞
榮贊漕權　中宸求賢當別膺於除君　出隨使指
暫淹漕幕雖未究於設施並漕屬原隰皇皇暫出陪於使部

遄奉宸綸當別膺於迎擢　省堂衮衮即進擢於公朝
贊司斂散　佐治外臺兼倉屬　光膺宸檢　以大丞相流慶之頒
佐治澄清　裕民善政　叶贊憲臺　佐陪刺史宣風之寄
分行郡國諒無揾罰之寬　冀聖主好生之德　雖未究於設施
贊理條章當著輔成之績　懷君子近學之心　已是明其惻隱
闡扉鞫草行與有功　光膺宸綍　詳研毋筆文之
迺掖判花姑惟少待　榮贊憲章　益重清時之選
勤勞州縣不徹當時之知　北簡手及之望　詳平憲事
練習憲章纔傳通儒之議　出陪直指之行　優游幕賓
紙上深文快掃煩苛之弊　並憲屬
佐治使臺　船屬

毫端陰德自為富貴之符

阜通蠻舶

光膺宸檢　鼓鍾一陪式資贊畫之功

崇佐泉司　陵厲九霄當被褒除之寵

聖宋名賢四六叢珠卷之五十四

聖宋名賢四六叢珠卷之五十五

賀啓　建安葉蕡子實編

教授

四六

全篇抗廉人之戟姑盡力於一宮望夫子之墻行趨風於教仍鎮弇融之末暇結轍往以采深輙貢尺書自陳才抱

恭惟　某官孝穷闔奧行著表儀由義居仁久茂賢人之業誦詩讀礼蔚為居子之儒登得儁於巍科維眼休於大府仰範模之有作煥常布以咸歸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究同洙泗挈之水三千里扶搖一万里下視倉漢高騫霄漢之間直造鵷鳩之

列畫攄風李協濟昌期某白髮催衰黃楊厄閏一摩吏戕失故步於康莊三綰縣章消壯心於歲月老眼熟太倉之粟倦翼戀一枝之巢方頼釜鍾阿肆覓庫鶂退飛而過宋目歎沉蹤禍別設以待徐鼓尋故事茲蒙熏慈悉委覬餞翰不爲華渫無非忠信之言歷奉大抗倫著切磋之義詠味數過感藏至深伏惟某官世德相傳天資甚美立志靡追於時好行身力暴於者貨暫分典於泮宮益養成於遠器某相聞雖久既見惟錄承惟事道之难莫若永人之要考麗澤之象政資講習之功誦伐木之詩益見和平之助頑驅車之寢迹知傾蓋之可期所欣有过之必聞庶或臨民之寡悔

從善若登亞席幾四科之列　儀形絳帳坐丞洙泗之風
聞風而作擔簦夕千里之行　是正蓬山行接鴛鷺之序
東徐雅俗共闔闕里之餘風　詞場決勝力摧勍敵之風
正現名卿平出河汾之高弟　士論推高咸有贏粮之計
舞雩高蹈跨祥鵬八極之遊　舜命九官特重司徒之職
理屆冥搜襲神龍九淵之會　同分六典每優教職之名
登孔子杏壇　師不可以知小　無簿書紛追之勞　真賢
詠魯侯泮泮　器必先於白治　有明文講習之樂　成範
講道礶藝庶無曠於厥官　奔蜂之祝化蘆蠋以何能
論世讀書時必行其所志　黄狗之皮補狐裘而終累

服學校之官已非其任　馬帳重幃康成入室　天將以為木鐸
掾先生之席尤濫於名　孔墻數仞子路升堂　學者仰如太山
化民成俗其必由學　暫秉斧於絳帳　自昔人脉五常之原
溫故知新可以為師　即分燭於青藜　而後世無三代之學
分戰儒林　大道殫殘於秦法　崇節儒師　排異端之戕賊
下車鄉校　衆言殽乱於漢儒　承明道德　歸妙理之淵源
必先因性而治身　將趨步於紫恒　金口木舌一生盡傾
然後事君而成物　暫棲遲於泮水　白日青天衆人皆仰
鳴絃盈耳　從善若登丑席幾西科之列　暫分泮水之芹
投履滿門　聞風而作擔簦夕千里之行　即遵斯庭之鷲

礼義相唐　聊居領袖　招諸儒立而教之果見三鱣之効扯
英豪筆出　未究規模　則先生自此陞矣佇覌一柱之槩天
且小以成小大以成大李者孰不傾心　當多士應賢書之歲
然見所未見聞所未聞小子願安成教　急先生臨後泮之時
梓擬巍科　欽試青雲之步　士雖得有道而止焉　跪恩北闕
尚掩重席　姑横絳帳之經　工念何見相之晚也　分教南邦
念此都會　正資教養之功　識其大者豈誦說云乎哉　絳帷
風多俊良　庸底作成之盛　何以告之亦仁義而已矣　紫禁
傳道魯侯之泮宮未方遠業　集一鄉之善士　題跪北闕之恩
校文老氏之藏室即彼新除　聞六藝之微言　來助南州之化

永羽翮於巖廊　況穎川奇之數多　謂道術當有範模
聯模楷於泮水　更君子長育之欲久　俾齊者用爲矜式
師不必賢於弟子　進或規而退或知　礼義相摩　戚党風雨
我尤禾兄於鄉人　行純表而言絕師　莫華皆出　咳唾珠璣
教所由生也　泮乎盈耳之絃　四海喬髦之士　射策冊歲
文不在茲乎　滿矣及門之屨　一時人物之宗　談經絳帳
遂默者趨仰恃指蹤之賜　聖賢可仰何容握管以窺天
隨繩而斷庶逃僞手之差　豪秀濤前良爍奔蜂之化蝎
名教之中有樂地　鬪水餘風　斯文未喪　擔登縱橋　拆角
州縣之戢徒人勞　河汾高弟　吾道將興　敵篋升堂　解頤

夫子之文章　師友淵源　君子育材　横經師席　小人有造
石人之精粕　草木臭味　諸儒駕說　流化藩州　先生孟行
泮宮　黌堂　官令　黌舍　訓迪　頒袖　絳帳　泮水
金馬　鵠林　詔溫　儒宮　衿式　誦絃　青衿　石渠

簽判

四六　全篇

窮鄉携手嘗同寓士之居異縣折腰乃枉故人之問撫山川而來遠感金石以終存恭惟某官胄出高華才惟諸絕邑人從化獨標循吏之能方面須賢將選上賓之列乃春絃歌之地尚餘松桂之香俗可慕德以如新心亦爲民而少

駐節虞君悞終謬去思某記契有階親仁滋幸百憂听集雖悼
念於白頭一笑相惟庶尋盟於青眼
任望府幕　佐大藩　運籌帷幄豈足盡於上才
職亞郡丞　任上列　垂光虹蜺国莫量於逸致
德行中手妙科　郡條閑治嘗歌敏贍之才
咨謀參手大府　賓幕參謀重屈優長之畫

幕職官 判官 節察 推官

總說 漢晉皆有從事功曹之名唐許鳴謙為李栖筠判官王方
慶以徐堅為判馮燧以張建封為判官軍中事裴度柳公

綽為裴度判官杜子美有送劉十弟又贈太子判官田九畢二送從弟亞樊二十三侍御韋六十詳事張判官等詩皆一時幕中賊事國朝兩使名置判官推官一人餘州置判官推官各二人事簡者不具設　元祐令京府判官至軍監判官為幕職官

故事

晉陶侃鎮武昌軍殷甚慶翼等皆佐使時武昌號為多士

嚴武鎮成都奏前拾遺杜甫為參謀檢校尚書工部員外郎武與甫有世舊待遇甚隆甫性褊懆放恣常醉謁登武牀瞪視武曰嚴挺之乃有此而武雖急暴不以為忤甫於浣花里種竹植樹結廬枕江縱酒嘯詠與田畯野老相狎蕩無拘檢嚴武過之有時不冠其放誕如此　裴寬以文誦以文射譯恭授壹

時妙景雲中為潤州參軍刺史韋詵引為判官清翰政於割斷

劉三復長於章奏李德裕尤器待之德裕鎮浙西及進甸皆叅佐实筵軍政之餘與之吟詠終日在長安私第別構起草院院有精思亭每朝廷用兵詔令制置而獨處亭中凝然握管左右侍者無能預之　崔衍廷宣歙池觀察使政務簡便人頗懷之其所擇從事多得名流　崔咸字仲陽元和二年擢進士第鄭餘慶李餘簡辟為賓佐待如師友及登朝歷践臺閣循行守正時望甚重　柳公綽子仲郢字諭蒙牛僧儒鎮江夏辟為從事仲郢有父風動修礼法僧儒嘆曰非積習名教安能及此入為監察御史　五代史和凝十九登進士及第滑師賀環知其名

辟至幕不疑善射時環與唐莊宗相拒於河上戰於湖邸陂環軍敗而北唯凝隨之環顧曰子勿相隨當自努力凝對曰大丈夫受人知有難不救非素志也但恨未有死所旋有一騎士來逐凝比之不止遂引其弓射之應絃而斃環獲免遂以女妻之由此聲望益隆　宰相除商領鹽鐵奏王徽為叅佐及徽拜拾遺商罷相鎮江陵以徽舊僚欲以奏辟而不敢言徽探知其旨郡席言曰僕在進士中荷公重顧公佩印臨戎下官安得不從商喜甚奏授殿中侍御史賜緋充荊南節度判官　唐令狐楚善屬文進士登第李說嚴綬鄭儋相繼鎮太原高其行義辟為從事自書記至節度判官歷使府侍御史楚才思俊麗德宗好

文每太原奏至能辨楚之所為頗善之　浙西觀察使李栖筠有重望虛心下士幕府咸選才彥觀察判官許鴻為有學識極筠嘗異席咨事　王儉以庾杲之為長史蕭緬曰杲之泛綠水依芙蓉人以儉府為蓮花池　郗超在桓溫幕下聽謝安語風動幕見超謝曰超生可謂入幕之賓矣　唐狄仁傑孫燕謨元和末罷福裴楊推官言行剛直使府知名　韓愈在武寧張建封府操行堅正鯁官無所忌時為推官　九國志前蜀王鍇大復中朝廷遣裴贄使蜀冊建為蜀王贄奏鍇為判官建一見墨之辟為觀察推官建圖霸之始軍書填委削藁立就詞理精當

四六　全篇伏審　江城投分嘗陪豆觴之歡海國棲遲猥託筒

憑之契戴循非質敢麗筴流恭惟 某官大輿長才曰新懿行本本元方之季嗣乃家傳循循西漢之風發為官政早宜登於要路晚猶容與諸侯崔季所從主人可知其德范岑是為太守不有其功方文薦於公車佇入趋於魏闕某輿從西别坐想風期願施坐蘭之光殊之木瓜之根

德行中手妙科 式佐郢符 烜赫天下方想於風猷諮謀參乎天府 屢臨賓席 從容幙中暫為於府望翩翩羽檄雖資倚馬之才 青衫索宦漸非席上之珍碌碌盤根甚滯解牛之刃 綠水紅蓮得綴幕中之客稚冨吏資 姚畫甫傳方仰依蓉之美 首咨幙府之賔

也忝賓盡　渙思趣忍妒膺前席之褒　已飽朝端之耆
江城留滯雖呉附驥之嗟　蓮開幕府吏部雖嘆於淹佪
賓榻詢謀方謝解牛之熟　草滿池塘謝客未妨於吟嘯
錯節盤根豈廢解牛之刃　慙居泛蓮之幙暨從事於方州
抽毫進牘方伸倚馬之方　詎淹擊水之程頗遺賢於下位
弦歌佐治兒梁疎之徒勞　薦章疊委於公車　陪幕府之趍
霰雪陪遊佇馬卿之居右　鯨政喧騰於輿頌　忝賓幄之遊
漢庭薦稱合有已知　粹精古學本自得於下帷　門下生
剩渚依刈不應久次　敏捷高辭咸相傳於倚馬　幕中吏
上邦英俊之躔　幙中諳彥泛泛蓮池之官　邵綱詳審

大相熒煌之座　門下丞　遊一一蘭臺之秀　吏事肅清
問祈招而不知固當容訪　都糾　糾曹　藩椽　大藩
奉南陽之坐嘯名行籌謀　加明　郡錄　實畫　大佐

功曹

總說　漢魏而下司隸校尉及州郡皆有功戶賊兵等曹隋丞改為司陽帝改為尚佑唐初因其大司改書佐曰參軍事開元初為功曹叅軍

故事　前漢蕭何為王吏注　功曹也　班固奏記東平王蒼曰洪農功曹殷蕭建孝洽聞才能絕倫誦許三百奉使等對

漢汝南太守宗資以事委功曹范滂時人謠汝南太守范孟博
南陽宗資主畫諾　徐釋時陳蕃為太守以禮請為功曹蕃在
郡不接賓客雅梓未時特設一榻去則懸之　袁崧後漢書岑
晊字公孝為太守成瑨請為功曹時謠曰南陽太守本公孝洪
農成瑨但坐嘯　東觀漢紀寇恂仕郡功曹太守耿況甚器重
之　韓稜仕郡為曹吏稍廷功曹性正直為吏莅有威成　郭
丹仕郡為功曹薦胡冗程魯歆自代太守杜詩曰古者卿士讓
位今功曹稽古何經可為後法　陳寵為廣漢太子風声大行
入為大司農加帝問曰在郡向以為治寵曰臣任功曹王渙曰
是知名　臧洪廣陵太守張超諸為功曹子至陳留見兄懸又

語超曰 聞弟政教威恣不由己出動任臧決何如人超曰決才
畧智數優超海內奇士也邈即語大異之 袁渙字耀卿父滂
為漢司徒當時諸公子多越法度而渙清淨舉動必以禮郡命
為功曹 杜畿年二十為郡功曹鄭縣內繫囚數百幾親臨獄
裁其輕重盡決遣之郡中其奇年少而有大意 吳志虞翻字
仲翔太守王朗命為功曹孫策征會稽策後命為功曹待以朋
友之禮 吳錄孫劭北海人為孔融功曹融曰廊廟才也後為
吳丞相 王隱晉書劉毅僑居陽平太守杜恕逼為功曹吏月
餘沙汰郡吏百餘人三魏僉曰但聞劉功曹不聞杜府君 魏
郎字少英從郡守行春寢於閤均感時志激中夜長歎府君朝

問昨歎息誰主簿曰書佐魏郎也府君由是知郎有凌雲之志轉功曹書佐

司倉

總說 兩漢有倉曹吏主倉庫北齊有倉曹叅軍煬帝改司倉曰書佐間元改為倉曹參軍

故事 李守素通氏姓李號肉譜 帝思譕屈公為數仍客

三國典畧張執為倉曹叅軍或有請貸官粟者執曰以私害公非吾宿志濟人之難詎得相違乃以所服之衣賣糴粟以賑其之 掌庭

司兵

總說 通典漢司隸屬官有兵曹從事史有軍事則置之以至兵事隋改司兵參軍煬帝改司兵書佐開元改司兵參軍

故事 唐杜甫天宝末獻三大礼賦玄宗奇之召試文章授京兆兵曹參軍常安石所謂大才當大用徒勞州縣可乎

徐彥伯轉蒲州司兵時司戶常嵩善判司士李旦工於翰札而彥伯以文辞推美時人謂之河東三絕

司戶

總說

漢魏已有户曹主民户 隋文改司户參軍 唐開元改為倉曹參軍

故事

唐裴琰之永徽中為同州司户參軍時年少刺史李崇義甚輕之先是州中有積年舊案數百道崇義促琰之判之琰之命書吏數人連紙筆須臾部斷並畢崇義大驚謝之曰公何忍戕鋒以成鄙夫之過由是大知名謂之霹靂手裴守真父眘隋大業中為淮安郡司户屬郡人楊琳田瓚據郡作亂盡殺官吏以眘素有仁政相誡不許驚害仍令人護送眘及妻子還鄉李元紘遷雍州司户時太平公主與僧爭碾磑公主方承恩用事百司皆希旨意元紘遂判還僧寺竇懷貞為雍州長史

大俱太平勢促令元紘改判元紘大署判後曰南山可移此判
終無搖動徐彥伯轉漏洲司兵時司戶常嵩善判司士李旦工
於翰札而彥伯以文辭推美時人謂之河東三絶　九國志蜀
三宗銖責授雍州司戶參軍問吏曰參軍何官衣何服吏曰下
州判司綠衫褪笏而巳宗銖大笑絶倒曰吾何能作指大官雍
唐李素立高祖令授七品清要官所司擬雍州司戶參軍上曰
此官要而不清

擬自銓曹　千里寔繁於版籍膚有贊裨　推心公務

四六

掾乎潛府　一時並卒於筆流卓爲彪傑　出納有經
爭鋒文陣已高擬於巍我　編郭冊之事於黃堂庶爲永式

發軔仕塗宜大施於霹靂　薦賢章之名於東堤即有展陟

司法

總說　兩漢有決曹賊曹掾主刑法歷代皆有或謂之賊曹或為法曹或為墨曹隋後司法叅軍

故事　後漢郭弘為潁川郡決曹掾治獄四十年用法平正郡內比之東海子公　狄仁傑斗南一人　唐狄仁傑為并州都督府法曹鄭崇質母老且病當充使絕域仁傑謂曰太夫人有危疾而公遠使豈可貽親万里之憂乃詣長史藺仁基請代崇質行時人基與司馬李孝廉不平因相謂曰吾等可少愧矣

由是相待如初　杜佑嘗謁潤州刺史韋元甫元甫未之知也日元甫有疑獄不能決佑時在傍元甫訊於佑口對以皆其要元甫奇之奏為司法　徐有功累轉為蒲州司法為政寬仁不行杖罰吏人感其恩信遞相約曰若犯司法徐參軍杖者必斥罰之由是人爭用命終於代蒲不戮一人　韋仁壽大業末為蜀郡司法書佐斷獄平恕其有得罪者曰韋君所斷罪死而無恨　隋陳孝意為魯郡司法書佐太守蘇威欲殺一囚固諫不許孝宣請先受死乃止

評讞優游　用心平恕　留心丹筆之文　顯膺異數

時頌平允　陰德及人　振迹青雲之路　榮領秋曹

藩條小試聊覘詳讞之功
刺牘交飛行有薦揚之寵

知録

總説 通典晉置本為公府官非州郡職也堂摠録衆曹文簿舉彈善惡後代刺史有軍門開府者並置之自後漢有郡主簿官職與州主簿同隋初以録事參軍為郡官則并州郡主簿之職矣煬帝又置主簿　唐武德元年復為録事參軍開元改為京尹屬官曰司録參軍掌府事勾稽首署抄目糺彈部內非違監印給紙筆之事

故事

唐盧齊卿為雍州録事恭軍時則天令雍州長史薛季昶擇僚吏堪為御史者昶問齊卿薦長安尉盧懷愼李休元方年尉李乂崔湜咸陽丞倪若水盩厔尉田宗壁新豐尉崔日用後皆至大官時人謂齊卿有人倫之鑒　顔杲卿為魏州録事恭軍振舉綱目政称第一　邵餘令轉幽州録事恭軍時有客僧聚薪自焚長史裴㒫率官属欲往覌之餘令曰好生惡死人之情也彼違蔑教義不近人情明公佐守重藩須察其奸詐毋得輕率覌此妖妄㒫從其言按問果符詐狀

四六

仰膺宸檢　暫領袖於郡曹　尚欽琢於糾曹

未糾邦聯　行襟据於省門　合試才於直筆

治獄訟之浩繁
振紀綱之頽壞

司理

總說 五代以來諸州馬步軍院以牙校為之太祖慮其任私高下其手乃置司寇參軍以進士及第人充河東柳開先生初及第為宋州司寇參軍後又改曰司理參軍至今俚俗猶以司理院為馬步院

故事 國朝別置以專鞫獄事劇者置二人太平興国九年以諸道多闕司理參軍詔曰司理參軍專於推鞫研覈諸實凡

在得人如聞諸道多闕此官蓋吏部拘以資實難爲注擬自今
應有闕處宜令本州於見任前任簿尉判司內選擇明敏有官
業者充秩滿當與升資其嚴軟不任職者便可選官代雍熙二
年詔曰王者任人各有攸處苟適其用則無曠官近以新及第
人爲司理參軍恐其初到官尚未通刑法令州郡長吏視其不
勝任者於判司簿尉中兩易之三年詔司理司法不得預帑藏
之事五年詔不得兼濫他職大中祥符五年陝西轉運使度支
郎中薛彥言諸州司理參軍朝廷謂其刑獄重難與免選限或
任非其人多致枉濫諸自令設入人徒已上罪者令批府依例
守選與有所懲九年令諸司理參軍自令獄有重囚與免衝恭

天聖七年以司理參軍亚選孫明兩任以上判司簿尉充

四六　全篇伏審亢宗雅望久顧侍於燕私游官遊方偶幸聯於官治縱云未見自以不孤恭惟　其官氣稟神明推崇儒雅瑞日五色叠推文翰之華芳桂一枝近出本根之秀少屈府中之步養成朝右之資小大以情無他日惠文之獘哀矜勿喜亦平生遲掖之心方坐致於顯途剝乔扶於陰德其置身甚冗耿誑方新春綴食之已跡欲通名而未敢豈期比數猥辱誨存親不失其為親仰知厚德訟必使於无訟益愧素餐

縲紲之中五聽備言於辭色　詳明三尺之法　大府簡僚

桎楚之下三訊未窮於是非　善察兩造之辭　高才作掾

肅奉簡言　民命所於在一成而致謹　協賛專城之治
親窮獄任　憲條其設知五聽之惟難　允資折獄之良

聖宋名賢四六叢珠卷之五十五

聖宋名賢四六叢珠卷之五十六

賀啓　縣令　建安葉蕡子實編

總說

商周已往五等諸侯皆自理其人及周衰諸侯推並大國則別置邑縣鄙以君其人周定王時楚莊滅陳為縣縣自此始前漢志比縣万户以上一為令万户以下為長縣邑長在齊晉曰大夫阿大夫即墨大夫是也魯衛曰宰孔子為中都宰是也楚謂之令尹令尹子文三仕為之是也秦謂令長漢謂之長皆有丞尉秩四百石至一百石是為長吏百石以上有左吏之秩為少吏尉成帝長吏墨綬哀帝更為黃綬隋分為九等唐分上中下三等厚四民之業崇五教之利道風化察寃滯聽

獄訟恤孤窮為戢開元中初詔即官鈌擇嘗仕縣令者張九齡言不歷縣令雖有善政不得任臺郎給舍

故事

記檀弓子為曰以吾為邑長於斯鄭子皮欲使尹何為邑子產曰少未知可否子皮曰愿吾愛之使往而學焉子產曰吾子愛人則以政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傷實如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為左襄三十一年 語公冶長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為宰也不知其人也子張問曰令尹子文三仕為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慍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 子游為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耳乎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

之室也　先進子路使子羔為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為學子曰是故惡夫佞者陽貨子之武城聞弦歌之声夫子莞尔而笑曰割鷄焉用牛刀子游對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　家語孔子謂宓子賤曰子治單父衆說子何施而得之也對曰不齊之治也父恤其子其子恤諸孤而哀喪紀子曰小節也小民附矣猶未足也曰不齊所父事者五人所友事者十一人子曰守節也中人附矣猶未足也曰此地民有賢於不齊者五人不齊事之而稟度焉皆教不齊之道孔子曰其大者乃於此乎有矣惜乎

不齊之所以治者小也子路治蒲三年孔子過之入其境曰善哉恭敬以信矣入其邑曰善哉由也忠信而寬矣至庭曰善哉由也明察以斷矣子貢問曰夫子未見由之政而三稱其善其善可得聞乎孔子曰吾見其政矣入其境田疇盡易草萊甚辟溝洫深治此其恭敬以信故其民盡力也入其邑墻屋固林不茂此其忠信以寬故其民不偷也至其庭庭甚清閒諸下用命此其明察以斷故甚政不優也以此觀之雖三稱其善庸盡其美矣　史田敬仲世家齊威王召即墨大夫曰自子居即墨毀言日至吾使人視即墨田野辟人民給官留事東方以寧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譽也封之万家召阿大夫曰自子守曲阿譽

言曰聞吾使人視曲阿田野不辟人民貧苦是子以幣厚吾左右以求譽也烹之齊國大治　滑稽傳子產治鄭民不能欺子賤治單父民不忍欺西門豹為鄴令民不敢欺三子之才孰能最賢哉　前百官表縣令長皆秦官掌治其縣万戶以上為令皆銀印青綬秩比六百石以上皆銅印黑綬　溝洫志魏文侯時西門豹為鄴令有令名至文侯曾孫襄王與群臣飲為群臣曰令吾臣皆如豹之為人臣也史起進曰魏氏之行田百畝鄴獨二畝是田惡也漳水在旁豹不知用是不智也知而不與是不仁也仁智豹未之盡何足法也於是以起為鄴令引漳水溉鄴以富魏之河內民歌曰鄴有賢令兮為史公決漳水兮灌

鄴旁終古舄鹵兮生稻粱　吳芮傳長沙王芮秦時番陽令也甚得江湖間心號曰番君　汲黯傳武帝時黯遷滎陽令黯恥為令稱疾歸田里上聞召為中大夫　王尊傳尊為安定守到官教告屬縣曰令長丞尉奉法守城為民父母抑強扶弱宣恩廣澤甚勞苦矣守以今日至府願諸君勉力正身率下　何並傳並為長陵令道不拾遺　京房傳焦延壽補山黃令以候司先知姦邪盜不得發愛吏民化行郡中舉最當足三老官屬上書願留詔增秩留為野傳野王年十八上書願試守長安令召信臣傳信臣是上蔡長其治視民如子所居見稱述

後明帝紀館陶公主為子求郎不許而賜錢千萬謂郡臣曰郎

官工應列宿出宰百里　安帝紀詔中郎將選孝廉郎寬博
謀清白行高者出補令長　魯恭傳恭為中謀令專以德化化
為理郡国螟傷稼不入中牟河南尹袁安聞之使仁恕掾肥親
往廉之恭隨行阡陌俱在桑中有雉过旁有兒童親曰何不捕
之兒言雉方雛親瞿然起與恭訣曰所以來者察君之政迹矣
今虫不犯境一異也化及鳥獸二異也童子有仁心三異也还
以白安安因上書言帝異之膝撫傳為蜀令風政修明流愛子
入在事七年道不拾遺　虞尚傳尚為上虞長為政嚴明發摘
奸吏人謂之人神明　一虞翊朝歌賊攻殺長吏州郡不能之禁
以虞詡為朝歌長故旧皆弔詡曰得朝歌向衰詡笑曰志不求

易事不避難臣之職也不遇槃根錯節何以別利器也始到謁河內太守馬稷稷勉之曰君儒者當謀謨廟堂反在朝歌邪及到設伏兵殺賊由是解散咸稱神明　蔡邕傳墨綬長吏職典理人皆當以惠利為績日月為勞褒責之責所宜分明　循吏傳序自章和以後如潁川四長（荀淑韓韶陳寔鍾皓）並以仁信篤誠使人不欺　王渙傳渙除溫陵縣多奸猾為患渙以方略討擊境內清夷商人露宿於道遷洛陽令以平正居身得寬猛之宜　劉矩傳矩遷雍丘令以禮讓化之無孝義者皆感化自革　第五訪傳訪補新都令政平化行三年之間鄰縣歸之戶口十倍遷太守　仇覽傳覽為蒲亭長勸人生業農畢乃令子

弟群居就李輕恣者役以田桑菁手稱大化覽初到有陳元與母居母告元不孝覽曰吾近日過廬落整頓耕耘以時皆非惡人是教化未至耳乃親到元家與母飲陳人倫孝行元卒成孝子鄉邑諺曰父母在何在我庭化我鳴梟輔所生劉寵傳昆除江陵令時縣連年火灾昆向火叩頭多能降雨止風詔問昆田在江淩反風行何德正而致是事昆對曰偶然耳帝曰此乃長者之言也　王喬傳喬顯宗時爲鄴令有神術每月朔望朝帝怪其來數不見車騎密令大史伺望之言其臨至有雙鳧從東南飛來於是舉羅張之但得雙舄焉詔尚方視則所賜尚書官屬履也　龐統傳統劉備以爲耒陽令在縣不治免官魯肅

曰士元之才百里不足以展驥足耳備大器之巧任為治中
蔣琬傳琬除廣都長衆事不理時時沉醉先生怒將加罪諸葛
亮請曰琬社稷之器非百里之才後録尚書事晉職官志縣大
者置令小者置長　王衍傳衍為元城令終日清談縣務亦理
陸雲傳雲補浚儀令称為神明去官百姓思之圖畫形像配食
縣社　潘岳傳岳為河陽令植桃李花人號曰河陽花縣花
曹攄傳攄補臨淄長號曰聖君　杜軫傳軫除建寧令導以德
政風化盛行夷夏悅服陶潛傳潛為彭澤令門種五柳郡遣督
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嘆曰吾不能以為五斗米折要向
事鄉里小人乃解印賦歸去来辞　宋顧愷之為山陰令山陰

劇邑三万戶前後官長晝夜不得休事猶不舉惜之抑縶以約縣用元事尽曰恭廉閑皆閑敝自宋世為山陰務簡而事理莫能由也　沈憲傳憲宋明帝補烏程令甚著政績齊高帝以山陰戶衆歎分為兩縣武帝曰但用不得人耳乃以憲帶山陰令政聲大著孔珪請假東歸謂人曰沈令科事特有天才當時稱為良吏　梁樂法才為建康令不受俸秩比去將至百金縣曹啓輸臺庫武帝加其清白曰居職者斯可謂百城表矣

循吏序梁武帝每選良吏務簡廉平皆召見於前親勉政道著令小縣有能迁為大縣令大縣有能迁為二千石為吏者往往丞風斯亦近代獎勸之方也　傅琰傳傅祕為山陰令手琰為

武康令廷山陰令並著能名稱曰傅聖父子並晉奇績時云諸
傅有理縣譜　琰子翽亦有能名為吳令別建康令孫康庶問
大人發奸擿伏患化如神何以至此答曰無他惟勤而清清則
憲綱自行勤則事無不理時到元明歷山陰建康令政常為天
下第一後翽代元明為山陰令問元明曰願以舊政告新令尹
答曰唯曰食一升飯而莫飲酒此策第一也　立仲季傅仲季
廷山陰令百姓謠曰二傅沈劉不如一立前琰傅父子沈憲劉
元明相繼宰山陰並有政績仲季長於撥煩善適權變吏人敬
服號稱神明政為天下第一　權懷思傅高宗權權懷思万年
令賞罰明見惡輙取時人語曰寧飲三斗塵無逢權懷思

元德秀為魯岑　元宗在東都酺五鳳樓下命三百里縣令刺
史各以聲樂集德秀惟樂工數十人聯袂歌于蔿于于蔿于者
德秀所為歌也帝聞異之嘆曰賢人之言哉德秀益知名
馮元淑傳元淑武後時歷清漳浚儀始平三令右善去惡人稱
為神明子奴僕曰一食馬曰一秣所至不挈妻子奉餘以給貧
窮中宗降璽書勞勉付狀史官　蔣欽緒傳欽緒子沇乾元中
歷陸渾盩厔咸陽高陵四令美政流行長老紀馬郭子儀軍出
縣敕麾下曰蔣令賢令也供億當有素士蔬飯足矣毋撓其情
清也循吏序大宗嘗詔內外官五品以上舉任縣令者於是官
得其人民去嘆愁就爰安　元宗詔郎官訣擇嘗任縣令者至

宰相名臣莫不言長人不可輕受亟易 張允濟傳允濟仕隋為武陽令以愛利為行元武民以牸牛依婦家者久之孳十餘犢將歸而婦家不與牛民訴縣縣不能決乃詣允濟允濟曰若自有令五已何與為民泣訴其抑允濟因令左右縛民蒙其首過婦家去捕盜牛者命盡出民家牛質所來婦家不知遽曰此婿家牛我無豫 即遣左右撤蒙曰可以此牛還婿婦家叩頭服罪元武吏大懟 有行人夜發遺袍道中行十餘里乃寤人曰吾境未嘗拾遺可還取之既而得袍考政尤異 韋景駿傳景駿為貴鄉令有母子相訟者景駿曰令少不天常自痛爾幸有親而忘孝邪教之不孚令之罪也嗚咽流涕付授孝經使習大

義於是毋子感悟請自新遂為孝子向易于侍易子為益昌令縣距州四十里刺史崔朴常乘春與賓屬泛舟出益昌旁索民挽繂易于身引舟朴驚問狀易于曰方春百姓耕且蠶令不事可任其勞朴愧与賓客疾驅去鹽鐵官催取茶利詔下所在毋敢隱易于曰益昌人不征茶且不可活矧厚賦毒之乎命吏閣詔吏曰天子詔何敢拒吏坐死公得免竄邪對曰吾敢愛一身移暴於民乎亦不使罪尔曹即自焚之觀察使素賢之不劾也

通鑑元宗記元宗開元元年引見京畿縣令戒以歲饑惠養黎元之意　或言於上曰今歲選叙大濫縣令非才及入悉召縣於宣政殿庭試以理人策惟鄠城令韋濟詞理擢為第一醴泉

令餘一百人不及第且令之官四十五人於歸李問　呂氏春
秋宓子賤治單父彈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巫馬期以星出
以星入日夜不居以身親之而單父亦治巫馬期問其故宓曰
我之謂任人子之謂任力任力者故勞任人者故逸　劉向說
苑子奇年十八齊使為東阿宰有善績　新鄉令第五訪三年
之間戶口十倍不其令童恢牢獄連年無囚流人二万餘戶咒
虎伏罪雍丘令劉矩以礼化之民有爭訟提耳訓告以為忿恚
可忍縣官不可入使歸尋思訟者輒罷去　溫令王渙商人路
宿於道終無侵犯迁洛陽令有久訟歷政所不能斷法理所難
平者莫不曲尽情詐壓塞群疑　馮勤為郾令　禦賊號健令

董宣號強項令　孔奮為姑臧令月居脂膏不自潤不改其操　虞延為邑令鍾離意當邑令皆放囚赴期還　虞尚為文安范喬時疫開倉廩營救　宋均為辰陽長禁絕謠祀立學校晉令遇為餘杭令立學校篤勸生徒　北史辛昂字進君為城都令與諸生祭文翁學堂教以忠孝友信父老曰辛君教誡如此不可違之　唐馮元為醴泉令著論家十四篇指明忠孝勸學務農　南史沈瑀字伯瑜為建德令教人丁種十五株桑及梨栗　唐李太亮勸民墾田歲大熟　韋維字文紀為內江令教民耕桑竇毓為鄴令修鄴舍道路設冠婚喪紀　唐崔衍為清源令勸民力田懷附流亡　童恢字漢宗為不其令耕織種

收皆有條章 晉賀循字彦先為武康令俗多厚葬及物忌停

喪循一切禁之 宋均為辰陽長禁民事巫鬼 徐洪字聖通

為沈陰令誅鋤姦傑 吳錄王覃字世宏 為武城令宿惡奔

迸人歌曰王世容政無雙省徭役盜賊空 董宣為洛陽令擊

搏豪強桴鼓不鳴號為卧虎綦彤為襄陽令誅鋤奸猾縣界清

淨 唐王方翼字仲翔為安定令誅豪大姓奸豪屏息

韓仲卿為曰辜好吏側手豪宗側目 見李白文 魏志崔林為

鄢陵令單步之官 後漢孔奮清潔為姑臧長及還無資單車

就路奮極清廉 魯國先賢傳孔翊為洛陽令置水於庭得囑

託書皆投於水 三國志鄭渾字文公禁人殺子民皆奉云月男

女皆以鄭為字後漢賈彪禁人殺其子民稱賈父　王阜字為重泉令有翔鸞至縣庭　晉孫毓字邵公拜榆次令鳳凰集祝良為洛陽令時旱暴身階前甘雨滂注　戴封為西華令時旱乃積薪自焚雨霈　隋刘曠為平鄉令獄無繫囚囹圄皆生草　何易子為益昌令獄三年無内　何易于督賦役不忍迫下户或以俸代輸租　漢周澤為澠池令奉公克己矜恤孤羸韓退之為陽山令有愛在民生子多以其姓字之　列晏調貧令来督賦而輸無違期　李大亮為二門令招亡散撫貧濟閭出繫盜所向恕平　晉陸雲為浚儀令民肅然不欺市無二價　晉荀最字公曾為安陽令有遺愛人生為立祠　李綰除

栢人令有仁政縣為立祠

全篇彙封亟上動天聽之淵田邑綬是非未試牛刀之肯綮

四六以廊廟之具而割裁百里以著蔡之戢而聽斷兩辭若將浼焉不可尚已恭惟　某官行義珪璋之特達文章江漢之橫流讀百氏之書用不專於紙上斷千古之事妙自得於胷中太名揚日見於鼓篋笥遊庠序之時讜論興邦異乎懷槧鈆鈞爵祿之士嘗謂本朝宗工之建議皆如良醫用藥之有方布在冊書爛如星日念故老凋零之殆盡嗟後生議論之徒高非特忽而不言又且忌其勝己秉常珍而嗜異饌古已見訊鳴瓦釜而委黃鍾特有可笑惟碩儒慜其將墜故奏篇撮其大綱仰知祖

宸遘用於前乙格和平之効歆使神聖奉行於後灼分治亂之
原乙夜覽觀震栗脩動即日召對進秩示褒置座右以無忘如
無逸元龜之誠程先氏而有作異千秋金鑑之書少淹公輔之
期聊付氏社之寄不以徒勞而起嘆誰知在公而靡他被子游
以高第為武城預四科之妙選而光武以太傅召豪令笑中興
之盛閥惟公所存視古何愧其霜侵綠髮塵流青衫蓋嘗三仕
而無閨豈止十年之不調榛棘漸蕪於故步山林有觀於勤移
方怀不祿之譏角遂及氏之代舫不疑之櫑其以裾行望於末
光撫馮驩之蒯緱投簡請圖於下客伏以匿眼重名已爭先於
覯鳳淥慚拙宦迺有契於交龜用寫寸誠敢伸尺牘恭惟

某官慶源仙胄命世臣賢挺玉樹於儒林疏銀潢於李海多才
莫及藹然姬旦之典刑大雅不群卓爾獻王之禮樂久題名於
鴈塔行振翮於鵬霄超淹途䇿方丈之遊未綰墨綬銅章之寄
謂儒者在朝則美政少須綸綍之頒惟君子孝道則愛人聊播
絃歌之化某水能忘祿以讓為言晨入暮歸常見駒馳於空隙
歲糜月費甚慚鼠竊於太倉初無補於公家將遂吏於成後交
承伊邇榮幸何多文學扶顛昔之告新之政藏污納垢尚希善
後之圖皇月紀時凱風應律頤養知於順吉以綏福於升階

西門豹以咸繩下而不濟以仁　縣令為氏師帥
帝景駿以孝旌人而不制以義　墨綬循古子男

八品雖卑蓋有社稷人民之重　百城之最　漢室循良
一同所係豈止刀筆米塩之煩　一禮之褒　孔門果達
發姦擿伏　絃誦之聲　河陽花　光膺芝檢　茲暫試於牛刀
剸劇栽繁　璽書之寵　彭澤柳　榮撫花封　誠未展於驥足
朝歌地陛器寧畏於蟠根　騰遞寒於循吏　政號神明
彭澤春田門遂青於植柳　氣皆吐於良民　手驚霹靂
徇倫鼠竊望風而斂迹者何多　陽春有腳　田千室以熙熙
鳳集鳧趨開口而待哺者皆是　冰鑑無私　照群心而凜凜
承宣雷地割栽故試於牛刀　以治蒲治郭治畢父皆試其才
騰踏雲霄簡注行膺於鳳詔　而曰宰曰尹曰大夫豈輕所任

必須籍我公明斷之資　蓋盤根可別利器　行臺被命
然後華罘手積習之弊　在熟路宜駕輕車　望邑承流
雙鳧正羨於喬仙　姑試臨民製錦暫煩於牛刀　牛刀
一鷄當隨於稱薦　行覘報政須綸佇下於鳳函　驥足
山川增喪共迎鳧舄之臨　委蛇仕路刳裁姑試於牛力
風俗還淳暫利牛刀之試　洋溢教聲拔擢行須於鳳檢
愷悌有聞　學優製錦　割雞之以牛力聞君餘刃
吏民胥慶　道裕鳴絃　續貂而用徇尾慨我非才
龐統宰邑常興繡驥之嗟　周比子男之秩　井絡富饒
言偃為邦亦馳割雞之用　漢由郎吏之近　琴堂琴叙

展莊鵬之怒翼　千室之冨昔賢稱為宰之难　戴星
発豊劍之潜輝　五月之期古人重報政之末　禱雨
旬祢飛凫之任　縣道祭廉傳車相望　飛凫　製錦
継盈鳶鷄之書　晃蔬盧佇煎席何餘　咒虎　鳴琴
字人之难如製於美錦　分一雲之士雖屈遠圖
提封之廣爱豢於震雷　撫千室之弦坐期美政
茂實英声猶淹徊於百里　聽其言信仁人之情哉
髙文大策早奮迅於両朝　居是罪盖大夫之賢者
将使承流而宣化　季路蒲邑之善謨
宜務任賢以使能　子游武城之仁政

故若子羔之愚而徒足以賊夫人出宰百里民多未慕之歌有如再求之藝而後可以為之宰比及三年人有去思之懷在漢則惟王成朱邑之類為可近蓋循吏則民無以稱於唐則有韋駿張濟之徒為庶幾而君子則道斯為鮮

丞

總說 漢氏縣丞尉多以本部人為之三輔縣則兼用他郡及隋氏革選盡用他郡之人唐則始令部中選受

故事 漢張元建武中舉明經遷陳倉縣丞清淨無欲專心經書方有經講問乃不食終日及有難者輒為張數家之說令

擇從所安諸儒皆伏其多通　吳志孫堅爲下邳丞歷佐三縣
所在有稱吏民親附鄉里知舊好事少年往來者常數百人堅
接撫待養有如子弟　唐書唐臨爲万泉丞縣有輕囚十數人
會春暮時雨臨白令請出之令不許臨曰明公若有所疑臨請
自當其罪令因請假召囚悉令歸家耕種與之約令歸繫所因
等皆感恩義至時畢集　諸獄臨由是知名　王義方坐與張
亮交通貶爲儋州吉安丞行至海南舟人將以酒脯致祭義方
曰黍稷非馨在明德酌水而祭時當盛夏風濤蒸毒既而開霽
南渡吉安蠻俗荒梗義方召諸首領集生徒親爲講經行釋奠
禮清歌吹籥而登降有序蠻酋大夫　前漢黃霸傳長史許丞

龔督郵曰敬遜之黃霸曰許丞廉吏雖老尚能拜起聽重何傷
張東之年六十二為清源丞善相者云當位極人臣 陳南
仲佐武功以簡靖輔理 劉仁軌在櫟陽切諫太宗遊獵
陸景倩在扶溝吏謂之真清 崔亞在臨晉處煩應卒能刃不
頓 韋貫之在長安不見李實 嚴安之在河南五日酺畢無
一人犯手版畫界 韓藍田縣丞廳壁記丞之職所以貳令於
一邑無所不當問又 丞位高而偪例以嫌不可否事文書行吏
抱成案詣丞雁鶩行以進平立睨丞曰當署丞涉筆占位署惟
謹又 丞之設豈端然哉博陵崔斯立種學績文以蓄其有泓涵
演迤日大以肆又 再轉為丞茲邑始至喟然曰官無卑顧材不

足以塞我既噤不得施用乃喟然曰丞哉丞哉余不負丞而丞負予則尺枘去牙角破崖岸而為文庭有老槐四行南墻鉅竹廷挺儼若相持水㶁㶁循除鳴斯立痛掃㶁對樹二松日吟哦其間有問者輒對曰予方有公事子姑去

四六

全篇悍冠而仕慙無棲棘之材歛板而趨卒借哦松之蔭雖在我者異事蓋同官而為遜恭惟　某官秉傳而濟以明才麗而適用於横鋒詞陣嘗取蝥弧之旗綬轡亨衢尚押驊騮之駕蝸未二令真不負丞念斷桂之遺萎官識非久處當大厦之用杞梓式副旁搜佇拜泥封三登雲路某簡編未諳場屋後偶叩一第之榮遂忝百僚之底弗習為吏居若面墻始季入

官勳皆摘填方事大夫之賢者何幸見鄉人而加之同舟而無
異心庶幾共濟會績而借餘燭更賴分光
未貳一同戢雖勞於人爾　第恐遺綘於宣室
行稱八最余何負於丞哉　不容緩席於藍田
照人風采　巖居芝表　贊貳政綱　政裨共理　丞不負余
澈底襟懷　凜凜水怀　從容邑治　民悅交孚　季而入政
藍田少事涉筆徒勤於吟哦　二松　佐花縣　調官詮曹
許邑佐秦病耳尚堪於拜起　百里　哦松庭　貳令劇邑
一行作吏椽飾皆儒雅之條　高才荐屈姑臨鴈鶩之行
再轉為丞殿必最清真之譽　大器當升定遷鵷鴻之侶

子不負丞丞負子君誠自謂　才尚淹於涉筆良欝衆情

我匪求蒙求我僕顧之相資　睨先枉於飛緘仰款厚意

聖宋名賢四六叢珠卷之五十六